

## 風動旛動仁者心動—六祖壇經的圖像藝術

陳清香

在傳世的經律論三藏中，「經」，通常是指釋迦世尊所說的語錄。「律」，則是指釋迦世尊所訂的戒律。「論」則是指歷代祖師對經律所引申的理論。祖師的立意觀念，只能稱為「論」，不能稱「經」。而六祖壇經卻是為唯一非釋迦世尊所說而被尊稱為「經」的佛教典籍。

六祖壇經是禪宗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主要是記載唐代禪宗六祖惠能於韶州大梵寺說法的事跡。最早的版本為敦煌寫本，全稱「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說法壇經」，為惠能弟子法海所記，全卷五十七節，不分品目。敦煌寫本現藏倫敦大英博物館，另有現藏敦煌市博物館的(敦煌本壇經)為不同的版本，但同為目前世上最古的壇經版本。其次有日本興聖寺本，再次有曹溪原本，或被認為是宋僧契嵩所改編。而今日的流行本，為元代至元二十八年僧宗寶所改編。

宗寶改編的六祖壇經，全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所載惠能說法的場面，當時有聽眾包括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若敦煌寫本則謂座下僧尼道俗一萬餘人，韶州刺史韋璩及諸官僚三十餘人，儒士三十餘人。惠能升座告眾演法的內容，由弟子法海集錄而成。全書共分十品，分別為行由品、般若品、疑問品、定慧品、坐禪品、懺悔品、機緣品、頓漸品、宣詔品、付囑品等。

在這十品中，記載著每一階段的惠能與各方僧俗官僚人士的對答語錄，每一片言隻語都充滿了對應的禪機，都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智慧語，是開拓南禪頓教的先期語錄。

其中第一品行由品的內容，主要是敘述六祖惠能的生平事跡、得法的緣由等。而綜合壇經、僧傳等所載的六祖生平，簡述如下：

六祖惠能（638—713）生於唐貞觀六年，俗姓盧，其父本籍范陽，為被朝廷謫降到嶺南的官員。惠能生於廣東南海新興，父早亡，家貧，砍柴採薪奉寡母。因聞客誦金剛經而有悟，遂赴湖北黃梅謁五祖弘忍，在東禪院碓房中舂米，經歷八個月後，由於所作偈子得弘忍認可，弘忍密將衣法傳之，並遣連夜南歸。惠能在南方曾隱身獵戶十五年。

儀鳳元年（676），惠能到達南海，依法性寺住持印宗法師出家，受具足戒。

翌年，移住韶陽曹溪寶林寺，倡導直指本心見性成佛的頓悟法門，與北方神秀的漸修法門，剛好相對，史稱南能北秀或南頓北漸。惠能後應刺史韋璩之請，於大梵寺樹立法幢。神龍元年（705），中宗詔師入京，六祖稱疾未應命。先天元年（712），命門人建報恩塔，次年八月示寂。春秋七十六，肉身不壞。憲宗諡大鑒禪師。

由於惠能被尊為禪宗六祖，因此一生事跡，後人每每將之形諸圖像，尤其到了宋元以下，禪意水墨畫盛行，「六祖」是祖師畫常見的畫題。

南宋水墨畫巨匠梁楷，即曾經畫過「六祖截竹圖」、「六祖破經圖」等二幅六祖圖。其中「六祖截竹圖」（插圖一），便是反映六祖幼年砍柴截竹以鬻薪奉母的日子。梁楷是南宋寧宗時畫院待詔，傳世畫跡可清楚的看出，他的運筆可分工整的院體畫法，與簡易的減筆畫法。「六祖截竹圖」中，以淡墨濕筆明快的勾勒出蹲在地上的盧行者，一手扶住長竹竿，一手舉柴刀，作勢欲砍。人物姿勢表情逼真寫實，背後畫松樹幹，以加深空間觀，竹竿上端冒出竹葉花，增添生機感。此畫是梁楷減筆畫法的代表作品之一。左下方有梁楷的簽名落款。本圖紙本墨畫，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為日本政府指定為重要文化財。

梁楷的另一幅「六祖破經圖」（插圖二），也是紙本墨畫，畫中的六祖，造型和截竹圖相類似，也是取六祖的側面身形，面孔以淡墨細筆描之，衣文則用濃墨勾畫，且多處使用了頭鼠尾描。畫幅上方幾支孤松針葉，加深了全幅冷硬簡率之感。畫面中六祖是雙足一前一後，雙手一上一下，雙拳握經紙將其撕裂，且其面容是瞠目張口，表情是激烈的、斷然的。

禪宗所標榜的是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而禪的境界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既然是不立文字，既然是言語道斷，就沒有文字，就不需要經典。因此，雖然在壇經並無明確記載六祖有過撕破經典的事情節，但畫意應是南禪啓人悟道以超乎語言經典之外，不惜以破經為機鋒轉語，使筆意畫面有若疾風勁雨似的、直接了當的風格表現，毫不拖泥帶水。

惠能因聞客誦金剛經而有領悟，遂赴湖北黃梅謁五祖弘忍，惠能初次見弘忍的對話，開啓了壇經的第一闕禪語。經文曰：

「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獼獠，若為堪作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一見面便直接了當的說出見五祖的目的在於「為求作佛」，且點出人人都有佛性，不因種族籍貫不同而有別，實單刀直入，語鋒犀利，這使得座下有千人徒眾的五祖無法拒絕。

惠能被師父安排在東禪院碓房中，擔任舂米的工作，經歷了八個月。一日，五祖命徒眾作偈子，以表個人修行的見地。惠能因針對著上座神秀所作偈子：「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而請江州別駕張日用代寫自己所作的偈子，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聽了後，遂連夜招惠能入室，傳授以衣法。

這段公案也是歷代畫師好取的畫題。

如台南開元寺禪堂大門入口處有兩幅圓框壁畫，一為達摩祖師傳法二祖神光的故事，一為惠能在五祖東禪院碓房中舂米的故事，這兩幅原是府城彩繪大師蔡草如所畫。其中後者是畫碓房的景象，惠能身穿襤褸的僧衣，雙手扶著木架扶手，赤著雙腳，一前一後的踩踏著舂米的木槌，他回頭正向著五祖弘忍，五祖弘忍則身穿寬袖僧袍，外搭水田衣，雙手握著錫杖，似正要擊碓三下，此應壇經經文曰：

「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乃問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惠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

此畫上有題款曰：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寫五祖宏忍大師于碓房與  
六祖惠能示意印證傳禪

這幅蔡草如的原作，因年久漫漶損毀近年已由他人重繪，題材構圖不變，封底所刊即是。

五祖連夜三更傳授頓教及衣鉢與惠能，並以之為第六代祖，五祖傳法既畢，遂相送直至九江驛，看著六祖上船。惠能離開了師父，走了兩個多月，到達大庾嶺。五祖座下的數百徒眾，前來奪取衣鉢，有僧陳惠明（敦煌寫本作陳惠順）雖追上了惠能，卻提不動衣鉢，最後只得求惠能為他說法。

惠能其後到了曹溪，隱在獵人隊中，吃肉邊菜達一十五年。一日，動了弘法的念頭，遂離開獵人隊，到廣州法性寺，正值住持印宗法師講授《涅槃經》。依壇經原文所載：「時有風吹旛動，一僧曰風動，一僧曰旛動，議論不已。惠能進

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一眾駭然。」

這段充滿奧祕寓意的禪門公案，原是惠能大師的借機說法。但如果時光從七世紀的唐代廣州，跳到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台北，看到了街頭旗旛飄揚，隨風招展，您會說是旛動？風動？還是仁者心動呢？

封面所示，即為吳仁華所作的數位繪畫，題即稱「風動旛動仁者心動」。畫中用色鮮明，對比強烈，畫面中的人物與景物，在動極與止靜中，取得了平衡點。

惠能因說仁者心動，遂開啓了一段與印宗法師的對話因緣，向印宗法師說明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亦即佛性是非常、非無常的，也是非善、非不善的。印宗為惠能薙髮，但禮惠能為師。

惠能終於正式延續了自菩提達摩以下的「東山法門」。

